

本地富豪愿为慈善亲力亲为

随着亚洲富裕人士的崛起，他们从事慈善事业的做法越来越成熟，不再仅是签支票给钱，而是在出钱之余也出力，通过分享个人的知识和经验，为慈善机构增值。本地的富裕人士对于从事慈善事业的需求正逐日转变，他们做慈善的方式也开始“多元化”，除了单纯地为社会做出贡献，慈善也可被融入业务当中，甚至发展成为一个新兴的投资产品。新加坡的经济高度发达，本地的富豪在经营事业时不忘投入慈善，他们在不同的领域触及了慈善的方方面面。近期《福布斯》(Forbes)公布了亚洲行善英雄榜，本地有四位富豪上榜。本报特别访问了他们，以了解他们对打造慈善事业的想法。

财经特稿

@刘婵

liuchan@sph.com.sg

随着亚洲富裕人士从事慈善事业的做法日趋成熟，我国有望成为区域慈善事业的中心。

根据新加坡国立大学商学院亚洲社会企业和慈善业中心最新发表的研究数据，我国的慈善捐款在2001年到2011年间，从2亿零600万元增至6亿9200万元。

新加坡政府有意把新加坡发展为高净值者 (high net worth individuals) 的私人银行中心，以及慈善事业的区域枢纽。

研究报告指出：“这激励了基金会、捐献者顾问基金 (donor-advised fund) 和其他慈善事业信托在新加坡扎根，而一些国际慈善事业顾问团体，也开始在本地设立基地，同本地与海外捐献者进行交流。随着越来越多区域的高净值者在本地管理他们的资产，以及他们更热衷投入慈善事业，慈善活动预料将相应激增。”

这项研究的赞助者是瑞士私人银行瑞士隆奥 (Lombard Odier) 基金会。

基金会秘书长卡琳·贾斯丁 (Karin Jestin) 指出，富豪在支持慈善事业时，已

不再只是签支票给钱，而是更注重实际的参与，通过分享个人的知识和经验，为慈善组织增值。随着越来越多富裕人士对支持与投入慈善事业的需求增加，银行有必要在这方面给予协助。

社会投资是新崛起行业

她指出，目前富豪的投资选择已出现灰色地带——不再仅从“取得经济回报”和“为社会做出贡献”之间作出选择。他们现在也可选择可持续性和有责任感投资，或是进行对社会产生影响力的投资 (impact investment)。前者较为普遍，基本上是通过投资政策，将不喜欢的投资项目去除，并根据个人所关注的课题，增加有关部分的投资比重。后者则是新崛起的投资组别，它类似微型金融的延伸版，以借贷或取得股权的方式，为能带来社会价值的企业提供扩充的种子基金。值得一提的是，这些社会投资的回报，有些甚至可媲美传统的投资产品。

贾斯丁表示，过去人们在传统投资方面大量投资，以取得可观的经济回报，并将这些钱用于慈善事业，以便为社会带来正面影响。但是有些时候，这些传统投资必须付出社会代价，例如雇用童工，这造成投资一方面出现剥削儿童的情况，另一方面却为儿童提供教育

造福他们，让人感到冲突和矛盾。

她说：“我们希望能两者之间寻求一个中立地带，既可创造社会价值，也可享有回报。社会影响力的投资是个新崛起的行业，一些专家甚至认为它可成为一个独立的投资组别，一些人会为了分散投资风险，将其列入投资组合内。”



魏成辉 取之社会 用之社会



「取之社会，用之社会」是本地「薄饼大王」、第一家食品厂公司执行董事魏成辉进行慈善事业的基础。（档案照片）



“身为新加坡的一分子，我认为那些经济条件比较好的人士，应该帮助那些被边缘化的社会群体，同时回馈社区，有助于打造一个包容性、蓬勃发展，以及有爱心的新加坡社会。”

“取之社会，用之社会”是本地“薄饼大王”、第一家食品厂公司（Tee Yih Jia Food Manufacturing）执行董事长魏成辉（64岁）从事慈善事业秉持的理念。

他说：“我非常希望回馈社会。我之所以在生意上获得一些小成就，是因为父母、家人的精神支持，以及整个社会给予我在事业上的支持。因此为了回馈国家和社会，我在各方面尽自己一分小小的力量。新加坡的生活费用近年来越来越高，某些人在生活上无法获得均等的机会，这会为社会带来一定的负面影响。我们的政府一直非常关注这方面的问题，也做出许多努力。”

为教育年捐两三百万元

魏成辉表示，做慈善是为了表达自己的一点心意，并感激新加坡给了他一个平台。过去五年，魏成辉每年捐赠的款额介于200万元至300万元。

据知，魏成辉捐赠的机构及学府包括李光耀双语基金、李光耀政策学院、母校德明政府中学等。魏成辉早

“其实，慈善不只限于捐款，捐款比投入时间和分享经验更容易。如何让捐赠的款项为社会造福更重要。”

——魏成辉

年为了协助家庭生意而辍学，不过，他现在仍在母校担任咨询委员会主席。

他说：“教育非常重要，双语教育更是我们教育系统的重要基础。学习英语和母语，有助孩子们为这个全球化的世界做好准备，并拉近他们和世界各地文化传统的距离。李光耀双语基金是个非常有意义的项目，提倡双语学习，让大家不忘母语。因此我在回馈社会的捐赠中，非常重视这个项目。其实，慈善不只限于捐款，捐款比投入时间和分享经验更容易。如何让捐赠的款项为社会造福更重要。我在各种社会组织和人群中学习并积累了一些经验，也希望借此为商界和社会尽绵薄之力。”

虽然有些人会将富豪或企业从事慈善事业和追名逐利联系在一起，但魏成辉表示：“从事慈善事业是每位公民应尽的义务，能创造更和谐及互相关怀的社会。我们大家有钱出钱，有力出力，就能在发展经济之外，更能提高社会凝聚力。”

张齐娥 支持家庭手工业 创办悦榕阁



图@李太里

“支持不单单是给支票，而是协助他们（有需要的人）找到自己的生计。”

悦榕酒店度假集团（Banyan Tree Hotels and Resorts）共同创办人之一张齐娥（62岁）秉持“慈善超越经济援助”的想法，让她在1996年一手创办了礼品店悦榕阁（Banyan Tree Gallery）。

早在1989年，张齐娥在泰国东北部购买了两个由益梭通府（Yasothon）乡村社区女性制作的传统三角形枕头，让她发现了这个支持家庭手工业的机会。她一口气为普吉岛乐古浪（Laguna Phuket）订购500个枕头和其他泰国手工和布制品，作为度假村的装饰，而这也为悦榕阁的诞生奠定了基础。

悦榕阁开始的过程并不容易

她说：“慈善事业可分为很多种，可以是开支票捐款，可以是提供知识和经验，也可以是策略性的，而我们所做的就是第三类。”

悦榕阁开始的过程并不容易，由于这些家庭手工业者大多处于较偏远的地区，资讯和基础设施并不发达，再加上语言不通，要找到他们如海底捞针。张齐娥除了和当地的非政府组织（NGO）和社区组织合作，由他们牵线，每年还亲自进行七八次实地考察，并从几百家供应商中逐渐筛选留下目前的82家。这些供应商来自10个亚洲国家，涉及的产品达19种，其中不少是利用再循环材料或来自大自然的物品制成的，包括用压扁后的百事可乐（Pepsi）瓶子配合回形针做成项链，以及利用种子镀上24K金后做成的首饰。

张齐娥说，支持手工业者的利润并不高，一般不超过10%到15%，而且往往必须先付钱后取货，收到的货品品质和设计也未必符合要求，她曾经收到300个有瑕疵的陶瓷瓶——每个都漏水。

她说：“与向工厂订货相比，购入手工业品所付出的心血更多，除了寻找商家，我们也需要为他们提供产品的灵感，不过最重要的是这么做的目的是帮助他们



援助，协助有需要的人找到生计也同等重要。（温树良摄）

“与向工厂订货相比，购入手工业品所付出的心血更多，除了寻找商家，我们也需要为他们提供产品的灵感，不过最重要的是这么做的目的是帮助他们。让我感到欣慰的是部分供应商已逐渐专业化，发展到一定规模，除了让自己致富，还有能力帮助其他手工业者。”

们。”

让张齐娥感到欣慰的是部分供应商已逐渐专业化，发展到一定规模，除了让自己致富，还有能力帮助当地其他手工业者。

支持一系列教育活动

除了创立悦榕阁，张齐娥也是悦榕环球基金会（Banyan Tree Global Foundation）的主席，该基金会支持一系列的教育活动（例如提供奖学金和实习机会），以及其他项目。另外，张齐娥把去年出售回忆

录《登陆记》（My Journey and After）获得的25万美元，捐给亚洲儿童内容节（Asian Festival of Children's Content），鼓励发展以亚洲为焦点的儿童文学。

张齐娥参与亚洲儿童内容节已四年，她说：“我们要做的是发掘亚洲的神话和民间故事，通过新媒体将其改写，这可以是插图、图面设计或多媒体。我推广的是内容作者、插图家、动画师、出版商、设计师等，这样我们的孩子将不仅只读友姑娘，也可以阅读带有本地色彩的故事，毕竟故事书是推广价值观、爱国主义和民族特性的重要媒介。”



IndoChine集团创办人马震湖相当关注环保事业，除了在集团的营运贯彻环保的理念，他也积极投资这方面的企业。(温树良摄)

马震湖 慈善事业受益者与施予者

“我的第一双袜子就是来自红十字会。”

对于IndoChine集团创办人马震湖(45岁)来说，慈善事业中的施与受，从小就是他生活的一部分。

马震湖7岁时，曾因越南战争而逃离老挝，在泰国待了一年，作为难民前往澳大利亚时，获得不少慈善团体的帮助，人生中的第一双袜子也是在那个时候得到的。后来，他的父亲在澳大利亚东山再起，作为海外华人的他们，自然而然开始在异地推广中华文化和救济当地的侨胞。

根据《福布斯》的资料，马震湖每年捐赠款额约25万美元(约32万新元)，受益机构包括红十字会等。另外，他每年也主办IndoChine Green Festival。这个为期一周的论坛和舞会，主要是为了提高对环境保护和社会问题的意识及进行筹款。该活动吸引了不少社会名流，包括摩纳哥阿尔贝王子和著名艺人杨紫琼。

对环保课题特别关心

马震湖在接受本报专访时说：“什么叫生活在优良的社会？若在一个社会里，就你一人是富裕的，其他人都很穷，这是优良的社会吗？因此过得比较优渥的人，有责任帮助其他需要得到帮助的人。”

马震湖酷爱养鱼和潜水，他对环境保护的课题也特别关心，除了担任漂浮实验室(SeaOrbiter)的大使，也支持本地的鲨鱼保育组织护鲨行动(Shark Savers)

“什么叫生活在优良的社会？若在一个社会里，就你一人是富裕的，其他人都很穷，这是优良的社会吗？因此过得比较优渥的人，有责任帮助其他需要得到帮助的人。”

——马震湖

内的桌面。

为了让废弃的物品有重生的机会，他甚至在本地有两个面积各为3000到4000平方英尺的货仓，专门储藏店里用不到的“垃圾”等。

对于他的做法不太符合商业理念，马震湖说：“当然我另外买一个桌子肯定更方便，而且也未必比改造省钱，但这里面还有看不到的社会成本，这对我来说很重要。至于购买更耐用的家具和其他更环保的投资，虽然开始成本高，但长远来说还是省钱的。以热能转换系统为例，大概在一年半后，所节省的能源开销就可以收回安装的成本，此后，我们就可有免费的热水供应。”

另外，马震湖也积极投资于有社会意义的企业，包括在澳大利亚开设蚯蚓农场(worm farm)、在马来西亚推广热能转换器，并准备将生物清洁剂引进我国。

他坦言，由于市场对这些产品的接受度并不高，因此这类投资的风险非常高，回报也难以预测。至于为什么还要进行这样的投资，他说：“这些项目要得以发展就需要种子基金，这是为了有益的事业投资。”



知名的慈善家黄马家兰本着“能帮则帮”的想法，把“慈善”视为离开商场后的退休事业。(陈福洲摄)

黄马家兰 不说“不”的慈善家

“我很少说‘不’，人家来求我，我能帮就尽量帮，这是我的原则，除非你来骗我。”

75岁的黄马家兰是我国知名的慈善家，她的一生十分传奇，曾经是保龄球国手，与她年长21岁的丈夫黄国量经营过矿场、船厂、酒店等行业。他们都曾在马来西亚、新加坡、香港、中国大陆创立了事业。黄马家兰从50多年前开始投入慈善事业，当她离开商场退休后，更把慈善当成新的事业。

半个世纪捐款2000万元

黄马家兰在今年4月21日生日当天，通过义卖60多件收藏多年的名家书画和首饰，筹了80万元，赞助特选中学的优秀学生到中国参加训练营。去年，她捐赠160万元给新加坡管理大学成立黄马家兰学生心灵辅导中心；在2006年，她和丈夫为庆祝结婚50周年，捐赠100万元给新大设立奖学金。此外，她也曾捐款给全国心脏中心等机构。半个世纪以来，她所捐出的善款大小数额加起来约2000万元。她也助养了不少孩童，大家都亲切地称呼她为“Mama Wong”。

去年，黄马家兰捐赠160万元给新加坡管理大学成立黄马家兰学生心灵辅导中心；在2006年，她和丈夫为庆祝结婚50周年，捐赠100万元给新大设立奖学金。此外，她也曾捐款给全国心脏中心等机构。半个世纪以来，她所捐出的善款大小数额加起来约2000万元。她也助养了不少孩童，大家都亲切地称呼她为“Mama Wong”。

此外，她也曾捐款给全国心脏中心等机构。半个世纪以来，她所捐出的善款大小数额加起来约2000万元。她也助养了不少孩童，大家都亲切地称呼她为“Mama Wong”。

黄马家兰有三名儿女、九名孙子孙女，她大可在家里享清福，然而她选择了奔走筹款的慈善之路。被问及为何要如此劳碌奔波时，她说：“这是举手之劳。我以自己的信誉为担保，帮助有需要的人筹款，这并不辛苦。我可以不做，但是要我每天待在家里，那岂不是浪费人生的每一天？”

尽管她为了筹募善款必须费心竭力，往往还得自掏腰包，但当受惠团体致电感谢她时，她却轻描淡写地开玩笑说：“你不知道我有点金棒吗？”

黄马家兰表示，她的成就感就在于别人做不到，而她却做得到。

她说：“我还有这个力量，这并非每个人都有。”黄马家兰做慈善很少假手于人，都是亲自将钱交给受惠人或慈善机构。尽管目前已有银行和机构协助投资社会企业，由于过程过于冗长，她认为这样的做法不如亲自操作更及时。

